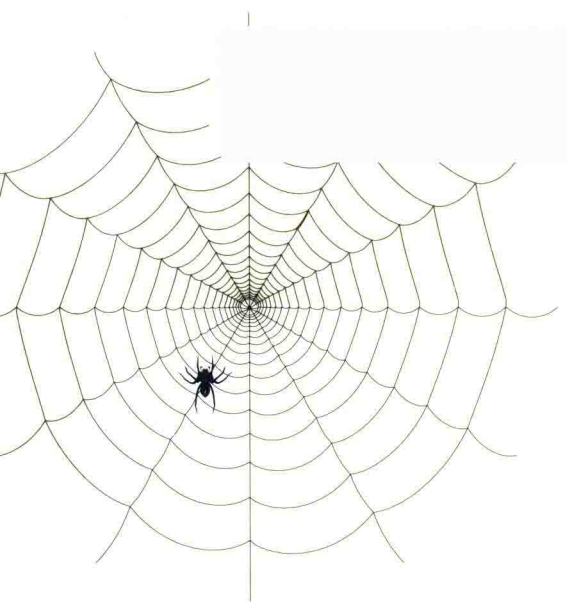


俘虏

李更 / 著

每个人都是某种势力下的俘虏，
活得可真不容易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俘虏

李更 / 著

每个人都是某种势力下的俘虏，活得可真不容易！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俘虏 / 李更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78-5020-9

I. ①俘… II. ①李… III. ①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4958号

书 名: 俘 虏
著 者: 李 更
责任编辑: 韩玉峰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字 数: 115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020-9

定 价: 25.00元

李更怎么不是小说家

刘富道

我已经成为写序的专家了，经我手写序的书籍已在百部左右，其中包括各种文学门类，还有文学之外的画集、书法论著和书法作品集。我曾多次扬言不再替人写序，但每位请我写序的先生或女士，都有充足而生动的理由，将我推到无法推辞的境地。会不会有人认为我已是江郎才尽，只能做些与创作无缘的事情呢？按照李更先生的说法，干这类活儿，是“在别人的田里种自己的庄稼”。其实我种自己的田还忙不过来呢。这回可是李更亲自把我拉到他的田里，让我在他的田里种我自己的庄稼，为他的一部《俘虏》写序。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为李更写文章了，上次是他出版了《绑赴文坛》，一部怪怪的文坛轶事集，我写了《这

个李更》，发表在一家大报上。这个题标够恶毒的了。我把李更美美地调侃一番，连他老子李建纲先生也捎带上了。好在李更经常骂人，他也不怕别人骂他，每当他抛出一篇骂人文章，就期待着有人回嘴对骂。但这个世界就是怪，就没有人出来接招，弄得李更不好意思。本来那本《绑赴文坛》出笼，我以为会有好戏看，甚至会有官司打，可几年过去了，风平浪静。是不是那年的非典把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聚焦在生死簿上，什么宠辱荣损都不在话下了？是不是人们早已识破了李更的伎俩，有意不帮他炒作，不想让他赚钱？

李更请我写序，给我的唯一理由是：至少我李更还值得你一骂。

一本书字字珠玑，句句真理，篇篇美文，恐怕难以做到，做到了也并非就是好事。这个李更的文章，倒是时时给读书界提供一些批评的空间，其中总会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不批不足以平民愤的兴奋点。为李更的著作写序，最大的方便是，不会出现无话找话说的尴尬，也不会有只准说好切勿挑刺的约定。

李更出过两本小说集，可惜没有来得及读过。他的书一本接一本本地出，我读书的速度还跟不上他写书的速度。听说这个选本中有部中篇小说《俘虏》，曾有幸登上了《钟山》双月刊的大雅之堂，我有意找来一读。原来不曾读过李更的小说，现在一读就读出一个

疑问来：李更怎么不是小说家？我一直担心，李更把散文写得像杂文一样寡情，李更会不会把小说写得像散文一样多情呢？读开头几个自然段，我就喃喃念叨着，这个李更，还真行呢，小说写得像小说样儿呀。我不能不拿出我的宝贵光阴，从开头到结尾全读了一遍，我要看看究竟是谁给谁当了俘虏，我要看看俘虏的结局如何。这个李更对小说文体的把握，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份上，连我这样老奸巨猾的读者，也能被忽悠得跟着他的感觉走。他为什么不是小说家呢，他为什么不当小说家呢？傻！当小说家会占尽文坛风流。写杂文嘛，永远只是文坛小打小闹的人物，你也永远当不了鲁迅，当得了鲁迅也当不了作协主席。

李更同志，对不起了，我知道我这番话不符合写序的格式，我为人写序已经写得真够累了，我希望这个不合格式的格式，让所有愿意抬举我的人从此望而却步。谢谢了，谢谢了。

目 录

辑一 俘虏

003 一

026 二

047 三

068 四

073 五

辑二 杂文

077 买书的困惑

081 永远的批判现实主义

084 蹊 跷

- 087 无语乎
- 093 圈子
- 096 流浪汉
- 099 励志
- 101 糊汤粉
- 104 看病
- 108 小产权
- 111 作协消息
- 113 我与《文学自由谈》
- 127 序平沙文集
- 131 日本书店
- 133 微信
- 136 善贴
- 139 抑郁与狂躁

141	后怕
144	神来之笔
147	趋势
150	眼光
153	危信
155	凤凰
158	幻想
161	希腊
164	接待问题
167	记性
169	虚荣
172	和而不同
175	选择
177	三位大师

181 适应

184 地方报纸的副刊问题

193 纲常乱

195 跋

辑一

俘虏

董巴子在1943年认为自己不是个好人，所以就当了兵。

村里人都说，什么不好干？真是水往低处流。他爹跟他大干了一场，结果是他伤了头，他爹伤了鸡巴。“他想让我少个乐趣，我可不想让他断子绝孙。”他爹养好伤靠在村头的老槐树上这么跟小后生们白话。

董老爹其实也就四十几岁，称自个儿那条鞭威镇百里，一起劲可以甩到开封府去。开封是啥地界，别看那地方老饿死人，小妮子小老赶可秀着哩，脸蛋子就是糊两块黑泥，也是水灵灵的。当年东京城墙里可有不少待业的主，一百年等不到个皇上驾到，自娱的小节目可多了，什么金盆洗手呵，什么杨柳抽心呵，什么卧拜猴头呵，什么莲掌含珠呵。“巴子他妈就是宫女，宫女的后代。”董老爹得意道。干完农活的同岁数老哥们回来时也喜欢凑个热闹，附和说：“那是，那是，咱嫂子那奶头号称天下第一奶。”

惹得村子里的小崽子们成天嚷着要到开封那个大地界去，农活干起来也不起劲。大人们说：“那都是董老巴子胡诌出来的，大清国都过去几十年了，哪有什么宫女？再说，俺河南人风光那阵子是宋朝，祖宗把该玩

该乐的都抖尽了，留下来就该俺这几辈子受苦了，瞧这地是啥地，三泡黄尿下去都不见个颜色出来。”

连种子都收不上来是常有的事。

庄稼长不好，鸡巴却格外壮，全村八百多号人，男人就占了四分之三。后生们又在这四分之三中占了四分之三，个个的家伙都熟得玉米棒子似的，做农活使三分力，打架却用了七分劲。春天里，村里的公狗都没他们咬得勤、咬得狠。

小男人们便每天缠着董老爹讲宫女。董老爹家里还有宫女像，有七张那么多，个个都粉彩粉彩的，“这才叫女人，你妈都不能叫女人。”董老爹这话很刺激人，但后生们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妈不算女人。其实这些画都是前些年董老爹出去流浪时从城里的电线杆上撕下来的，他记得到过一个叫衡水的地方。“那才叫神仙地界。”在他眼中那是一片繁华，他在一个窑子里当了半年保安，想家要回时，窑主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要了墙上那张电影广告画，是人家从一个叫上海的地方弄来的。比那些香烟、面粉、招贴画更来神儿。

天气好的时候，他就用一张洋报纸包着广告画出来，让宫女也晒晒太阳。

有一天，百里之外的私塾先生路过这里，对那张洋报纸大为震惊，因为那上面密密麻麻的符号居然没一个认识的，他一面大为惭愧，一面断定这张报纸绝不是

中国人看的。

这事传出去，县太爷认定他在传邪教，毒化本地民风，别又是要闹长毛的事。遂叫保长带一千人马来捉他的人。

正好是中午，后生们都很关心董老爹胯下的伤情，纷纷要求探望，董老爹推辞不过便从破黑袄裤里掏出家伙，“乖乖，怎么缩头缩脑的。”有后生叫。

一说就来气，“那小狗日的硬像皇上对太监，手下一点不留情。”董老爹自己看着也觉得将雄风不再。人人都知道他这管老枪的威力，硬是把天下第一奶给日到手了。

“你说俺大妈是宫女，说不定巴子哥就是皇上的种哩。”有后生说。

“呸，日他姐，就算是宫女，皇上干出的才叫太子，我干出的只能叫巴子。”董老爹感慨起来，恍然觉出那文明人称作命运的东西在作怪。

话题又扯到比卵子上，后生们纷纷脱裤除衫比大小，“是那么回事了哩。”董老爹一个个检查，含笑点头，就像检阅自己的队伍。

这保长带人老远一看，果然是邪教，不由分说，带走问话。董虽是外姓人，但赵家庄里无人保他却并非害怕生事，也不是故意轻视，而是董老爹成天煽情，误了不少农活，也等着有人收拾他一下。

带到县太爷处没几时，不知此事又怎么让附近炮楼里的皇军知道了，横田少佐一定要看看那张天书般的洋报纸。

这一看不打紧，生生把少佐阁下差点吓出病来，这不是正在太平洋上和大日本国海军作战的米国报纸吗？“哪里来的？”

把皇军紧张起来，县太爷才知道事情比想象的还要糟糕，不禁有些后悔，怕今后对自己不利，不该这么大张旗鼓扭送他来。县太爷的儿子在天津卫读过几年书，宽慰老父：“没事的，许是那些洋教徒的教科书，大城市里教会公学最时髦呢，无非要人信上帝，像俺们信玉皇大帝一样，也是行善积德，我要不是脑子笨，说不定也去念会了那些洋码字。”

横田少佐看问题没这么简单，难道有米国飞行员降落在此，可从来没见飞机来过，难道是从外地转送到此养伤？也无任何报告。

横田少佐一边写着大字，一边想，中国人都是困守本土，尤其农民，一辈子都不挪个窝，这报纸是从哪里得来？

于是就打。董老爹的腰伤就是那时留下的，此后他就真成了个太监。

还是伪军大队长救的命，他麾下的一个后生跪着求他：“长官，那是俺爹，他没念过书，不可能拿那东西

传教,更不可能认识洋人,就是喜欢个女人。”

大队长弯腰扶起那后生:“女人谁不喜欢?我也喜欢,别怕,小董,我去给你说,老爷子这点事算什么,他皇军也要讲仁义,不能瞎胡来,不行俺们可以告到汪委员长汪主席那里去。”

大队长是义气之人,平日最信的就是个关公关云长,带兵的那套都是从《水浒传》里看来的,前不久在城外洼地里碰上骑自行车的共产党武工队,队伍被打散了,要不是董小巴冒死背着 he 跑了三十里地,后果不堪设想。

大队长 in 少佐面前一个立正:“太君,您虽是中国通,但有一点您有所不知,这豫东一带常年旱灾,盐碱地多,有的地方平日长个草都困难。再加上黄河、淮河一泛滥,房子可以冲走十几里。这儿的人大多有个习惯,惹不起躲得起,门都不上锁,出去要饭去,一走小三月,半年不回也常有,中原一带逛不够,还会闯东北下江南,顺手捡破烂是他们的乐事,但绝不会和米国人搅在一块,请太君明察。”

少佐一想也是,米国飞行员是前两年传出的事,谅这等小民也没那个胆量。

从此后,董老爹才对儿子当兵有了新认识,“爱球就球去吧,日他姐!”